

余光中先生在《散文的知性》一文中说：“在一切文体之中，散文是最亲切、最平实、最透明的言谈，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，绝尘而去，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，事件的隐身衣。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，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，伪装不得。”这话是不错的。散文作为受外来影响最小的文体，它的成就之所以一直很稳定，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可能就是因为它亲切、平实和透明，技巧性的东西比较少，实验性的文学运动也多与它无关，这就大大减低了写作者的参与难度，凡有真情和学识的人，都有可能写出好的散文篇章来。因此，我早就发现，许多好散文，往往并不是专业意义上的散文家写的——这对于其他文体来说是不可思议的。你很难想像，一篇好小说，一首好诗，一部杰出的戏剧，会是出自于一个“业余”作者之手。但散文不同，它拥有最为广阔的写作人群，更重要的是，有许多哲人、史家、科学工作者都在为散文的繁荣推波助澜，贡献智慧，因此，散文是永远不会衰落的。

只是，许多人并不知道“散文易学而难工”（王国维：《人间词话》）。因着散文是亲切、平实和透明的文体，话语

博客丛林

好散文应像斯文人的谈吐

谢有顺

的姿态放得很低，结果，那些轻飘的感悟、流水账般的记述、枯燥的公文写作、陈旧的风物描写、堆砌的历史资料，都被算作是散文了。慢慢的，散文就丧失了文字上的神圣感，就连平常的说话，记下来恐怕也得算一篇口语散文。莫里哀的喜剧《暴发户》中，就有一个商人叫儒尔丹的，他听说自己的一句话“尼哥，给我把拖鞋和睡帽拿来”就是散文时，不禁得意地喊道：“天哪，我说散文说了40年，自己还一直都不知道！”——所以，只要和文学沾边的人，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不会写散文的，但承认自己不会写诗的人则不在少数。在多数人眼中，散文实在是太容易写了。

这种“太容易”所造成的散文数量的庞大，究竟是散文的幸还是不幸？我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。但我想，因着散文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，这就带来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：现在的散文是越写越轻了。——许多的散文，你读完之后，不会有任何的遐想，也不会让你静默感念，它更像是一次性消费的话语垃圾。

散文当然可以有轻逸的笔触，但我一直认为，散文在骨子里应该是重的。它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情与思，越重，就越能打动读者，越能呈现经验和事实的力量。著名作家毛姆说过：“要把散文写好，有赖于好的教养。散文和诗不同，原是一种文雅的艺术。有人说过，好的散文应该像斯文人的谈吐。”——我想，“教养”、“文雅”和“斯文人的谈吐”，绝不会是轻的，它一定暗含着对生活和存在的独特发现，同时，它也一定是一种艺术创造，否则就不会是“文雅的艺术”了。

说到散文之重，我们也许首先会想到的是鲁迅的《野草》、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、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和《病隙碎笔》、贾平凹的《祭父》，等等，这些，的确是杰出的篇章，里面所蕴含的深邃的情感，以及对存在本身的逼视，无不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精神自尊，并有力地地为文字挽回了神圣感。有一个大学教授对我说，自1991年以来，他每年都

花12至17节课的时间给中文系学生讲《我与地坛》。一篇散文，何以值得在课堂上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述和研究？如果这篇散文里没有一些重的东西，戴着与更广阔的存在相连的精神秘密，那是难以想象的。而《野草》，更是因着它阴郁、决绝的存在主义意味，即便被批评家反复地阐释，也仍旧被视为最为多义而难解的文本。

当然，我在这里并不是说，只有显露出像鲁迅的《野草》那样沉痛的表情，才是达到散文之重惟一的道路。其实，即便是像汪曾祺那样淡定的文字，里面又何尝没有重而坚实的情思？散文依据的毕竟多是一种常识（诗歌则多为想像），它不能用故作深沉的姿态来达到一种所谓的深刻，许多时候，散文的深来自于体验之深，思想之深。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在最为习焉不察的地方，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事实形态和意义形态。这或许正是散文的独特之处：一些看似平常的文字，其实蕴含着深邃的精神秘密；相反，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文字（比如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、历史散文），后面其实是空无一物。

我理解中的好散文，就是那些在平常的外表下蕴含着不平常的精神空间的篇章。

郑州地理

林科路的来历

王瑞明 朱海祥

林科路位于金水区农业路北侧。东起中州大道（原东环路），西至政七街动物园围墙处，全长近3000米，宽20多米。此路是因附近有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（简称林科所）。1999年11月经报市地名办公室批准正式命名林科路。

河南省林科所始建于1956年。其前身是根据河南省情，用材树种资源多，分布着许多材质优良、价值较高的用材树种，为全面提高全省林业建设质量和效益。1956年成立了省林业厅林业试验站与1958年成立的省林业厅林木病虫害研究所，加上1962年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林果研究室合并，正式成立了河南省林科所。主要任务是应用科学技术研究为主，并组织全省专业技术攻关，研究解决有关林种、树种大幅度提高产量、质量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；同时开展一些林业应用基础理论和新技术应用的研究。为此，下设有营林、森林保护、情报科室和一个试验林场。林科所成立以来，科教兴林，围绕林业重点工程组织开展科

技攻关和研究，多项研究成果获奖，推广应用经济效益明显，为加快全省林业建设步伐作出了贡献。

说起林科路的兴建，这里的过去原是押寨村杂草丛生，长粮、风起黄沙满天的荒沙岗。解放后改造成庄稼地和果园。有一条“风起扬尘，雨天泥泞”的小路通往关虎屯，这就是林科路的前身。上世纪90年代，随着郑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，为改善郑州市的交通状况，花园路、农业路、经三路等相继进行了扩宽、延伸改造，从而带动了这人迹稀少、黄沙弥漫的押寨村，一些省直单位开始在这土路两侧从政七街向东到经三路，规划盖起了办公大楼和住宅楼，形成一条20多米宽的路，就是新兴的林科路。

现今，林科路上又展新面貌，从经三路已经修通到中州大道，沿路几十幢高层住宅楼雨后春笋般矗起；村民们的沿街楼开起风味特色饭店，各展英姿；中州大道上的立交桥，在林科路凌空而立，区域公交车从二七广场直通路口。这些都预示着林科路的美好未来和发展前景。

回老家看看娘，缘于郑彦英先生的一篇文章，因为《稻子就要熟了》的时候，娘总是要去稻田里撵麻雀。走到村口，我并没有急着回家，而是翻过黄河大堤，来到了稻田地。

刚走上黄河大堤，就有一群麻雀从头顶掠过，我眼瞅着它们风一般向黄河大堤下面的稻田飞去，快要一头扎进稻田的时候，麻雀们又突然向空中翻飞，在黄澄澄的稻田上方，斜横着身子，迅速划了一个平躺着的彩虹般的弧线，然后直冲稻田深处而去。

秋深禾残，田埂上的夏，已陨落进了随风起伏的稻浪之上。我突然发现，整个金黄色的稻田地里，怎么看不见撵麻雀的村人，就连印象颇深的稻草人也是没有。正百思不得其解，邻居杨大婶掂着把镰刀走上田埂。杨大婶说，哪

散文

麻雀掠过稻田

孙勇

顾得上撵麻雀呀，都在砖窑上拉砖挣钱哩，生意好哪时候，手脚麻利咧人，一天一天都能挣个两三百块钱哩。我不无惋惜地说，那也不能眼瞅着麻雀，我忘了快要进粮仓的稻米吧！杨大婶瞅瞅我好像不认识似的说，它（指麻雀）能吃多少，撵死了能吃点儿喂鸡咧食儿。愕然复愕然，心想，我这在城市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农民，恐怕是真的就不农民了。

我的目光被稻浪翻滚到了遥远的天际，心想，真是替“古人”担忧了，因为在我视线能及的范围内，麻雀少得连鸡叫声都听不到了。这就叫我想起了多年以前，全家出动，在稻田里撵麻雀的情景。也是这个季节口上，稻米的体香招引来铺天盖地的麻雀，一群群麻雀黑压压盘旋在稻田上方，在人声鼎沸的呐喊声中，瞅准空档就冲进稻田。那个时候，各家各户都这样儿，特别是稻谷该收割的十天半月里，人们一整天的在稻田里敲着脸盆打着铁筒，那场面，就像战场上敌我双方血肉相拼。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，东边这块儿稻田地，原来是近百亩丰茂的芦花荡，呱呱喳喳的麻雀们密密麻麻占领在这里，知兵书般地“敌进我退，敌攻我绕，敌疲我打”，弄得我们学生娃放学后都不回家，而是直奔稻田地里撵麻雀。那个时候，一块稻田地里，总会有两三

个举着烂布条儿、破塑料布的稻草人儿。我印象很深，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，虽然麻雀与人争抢粮食争得“面红耳赤”，但是一到青黄不接的季节尤其是下雪天，娘在喂鸡子的时候，只要是看到有麻雀在院落里觅食，总是多捧出一些粮食撒在墙根儿、屋檐儿或草垛旁，口中还不停的念念有词，说吃吧吃吧，吃不饱也不能饿着，都得有吃咧都得有吃咧！现如今，国人在选择国鸟的时候，麻雀的比例占35%以上，这种普普通通的鸟儿，备受国人的喜爱，我真为娘当年爱护麻雀而深感自豪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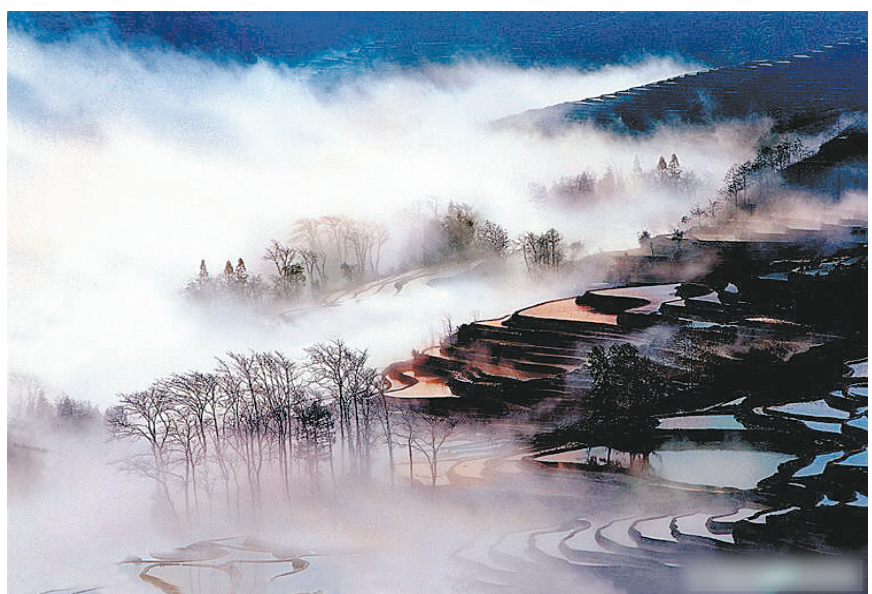
杨大婶抱着一捆草，没打招呼就走进了稻田地，这个时候，从稻田的深处又斜飞过去一群麻雀，这群麻雀，没有在稻田里停歇，而是掠过稻田，越过黄河大堤，飞进了黄河大堤那边的村儿里。我知道，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时节，娘正在给俺做好吃的哩……

新书架

《名画传奇》

李刚萍

绘画是凝固历史的无声语言，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。中国古代绘画背后的故事以其强烈的传奇色彩、人文气息，使广大艺术爱好者为之陶醉。本书以生动简



晨浴

魏明

文苑摘英

悠悠“寿”文化

苏霁

长寿，是人类永恒的追求。人类乃万物之灵，伴随着与生俱来的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死亡的趋避，各种追求延伸生命历程的思想和实践——长寿文化也就自然应运而生了。正如滔滔黄河有着自己的个性一样，中华民族的长寿文化也有其自己的特点，多姿多彩。源远流长。

我们的祖先为追求长寿这个美好的愿望，出巨资铸造金龟银鹤、雕刻腾龙飞凤；长辈们过生日人称作“祝寿”、“寿日”、“寿酒”，道贺“健康长寿”、“福如东海”、“寿比南山”等等吉祥语；寿字号称“寿仙庵”、“万寿寺”；连药铺的招牌挂的也是“仁寿堂药铺”；起个名字也要吉祥，象征长寿：丁寿昌（清·道光进士）、孔延汉（汉·尚书博士）、尹长生（宋·著名画家）、方龟年（宋·景佑进士）、赵延寿（辽·大将）等。

具有中国独特民族风格的建筑，无不放射射长寿文化的光彩，屋柱横挑、大庭栋梁雕刻着

中国人尊崇的四兽（龙、凤、龟、麒麟）和千姿百态、栩栩如生的寿星图；给房屋取个名字也要图个吉利：“益寿殿”、“仁寿宫”、“万春堂”、“千秋宫”、“万秋宫”等等。

当我们翻开地图时，会看到一连串镶嵌在疆域南疆北国的明珠：寿宁县（福建省）、寿光市（山东省）、寿县（安徽省）、仁寿县（四川省）、汉寿县（湖南省）、长寿街（湖南平江县）等。

中国的食品餐饮也处处体现出长寿文化：“长寿蛋糕”、“延龄酒”、“椿萱酒”、“福寿酒”、“万寿糕”、“鹤龄春”、“寿露酒”、“赤松春”、“彭祖大曲”、“万寿龙芽”、“长寿玉”等等；这种长寿文化还体现在植物的名称上，比如“万年松”、“万寿菊”、“万年青”等等。真所谓山也寿、水也寿、村也寿、食也寿、居也寿、名也寿，“寿”的追求无所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悠悠五千年中华民族史，就是一部辉煌灿烂的长寿文明史。

连载

我不敢说话了，内心无比沮丧。培训班里大大小小的考试让我得出一个经验：头号考生是很吃亏的。老师没有比较，没有参照，不容易给高分。谁让咱耳背来着？真是越想越窝火。

11. 在面试中“露了一小手”——冯远征

考试前，我准备了两首很有激情的叙事诗，杨牧的《我是青年》，和郭小川的《团泊洼的秋天》。在考场上我选择了前者，因为其中一段总是让我联想起自己“未酬的壮志”，让我在每一次练习时情不自禁地声泪俱下。

正当我的情感上要爆发的时候，老师突然喊了一声“停”，把我从诗的意境里拽了回来。我很诧异地问了口，看到有的老师正在低头写着什么，有的老师面无表情地用手撑着下巴，而喊“停”的那一位，一脸不置可否。我很失望，情绪从沸点降至冰点。大概是我演砸了，从大家不喜欢，到不进一次的村儿里，娘正在给俺做好吃的哩……

“哎，回来回来，你还没唱歌呢，这么着急走啊！”那位老师急忙招呼我。我不好意思地回到了考场中间，开始唱《驼铃》。这首歌很适合我的“次高音”，每一个细节的处理，每个细节的处理，每个细节的处理，每个细节的处理，每个细节的处理……

12. 居然是张暖忻！——冯远征

当我自我感觉良好地从考场走出来，忽听有人喊：“冯远征！”看到了一位40岁上下的中年女性，短发，眉目清秀，穿着整齐朴素，正站在不远处微笑着向我招手。

“你怎么不唱了？”其中一位老师感到莫名其妙。

“不想唱了。”我愣愣地回答。我当时并不太清楚为什么突然情绪失控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大概一半是沮丧，一半是委屈。朗诵诗的时候，他们怎么能突然喊“停”呢？怎么不等我声泪俱下呢？

他们说：“不唱也行，给我们准备形体吧。”

“我什么都会。”我本来准备了一套拳法，但是那脖子僵劲儿还没过去。

“什么都不会，你来考什么试啊？”老师的和蔼中突然增加了一种不容置疑，让我不敢再增加自己的性子来。

“我只会做广播体操。”我的精神已经处于崩溃。从最开始的不抱希望，到初试的意外过

余的七位都到了。蒋大川坐在会议桌的一头，一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。李明学喝了口茶：“今天临时开一个常委会，议题很单一，就是纪委的情况汇报。然后再请大家研究。”说着，他望了眼蒋大川，说：“大川书记，你先说吧。”

蒋大川打开本子，说道：“今天这个会，是个特殊的会。特殊在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事情。对象可能大家都知道了，是吴大海同志。至于具体事情，主要有三点：一个是利用土地开发，收受贿赂，目前已经查明的，有一百四十多万；二是为地方黑恶势力撑腰，成了保护伞；三是生活作风腐化。详细的内容，已经在发给大家的材料中了。当然，涉及秘密的，这里就不公布了。按照省纪委的意见，要求湖东县先拿出处理方案，报省纪委。涉及刑事的，立案查处。”

一阵翻动材料的声音，会议室里静极了。

简又然昨天晚上已经得到李明学的通知，李明学说：“这事不太好办了，要上常委会。”简又然没有做声，他心里想：在吴大海的事情上，他是尽了力的。他找来了小郑，让他把一个信封，在今天早晨送到了纪委的廉政信箱。他相信那可能是湖东县纪委设立廉政信箱后收到的第一笔款子。至于数字，他一直没看。

也许这样做是迟了一点，但是，总比不做好。

简又然把事情弄清楚了，心里就有了底。他有一种感觉，蒋大川坚持这样做，不会只是到吴大海为止。他一定还有更深的目的。

李明学把材料放到了一边，说：“同志们，大家看了纪委的这个材料，不知是何感觉？我的感觉是痛心，也感到震惊。”

蒋大川咳嗽了一声，李明学正在讲：“首先，对这件事，我想讲两点。一，县委是有责任的，我更有责任的。二，对吴大海同志的处理，请纪委继续审查，实事求是，严肃处理。”

李明学说完，出门接电话去了。简又然朝汪向民看看，汪向民正眯缝着眼睛，看着材料。材料其实不长，讲的都是些主要的方面。具体的例子，几乎没有。



上已经得到李明学的通知，李明学说：“这事不太好办了，要上常委会。”简又然没有做声，他心里想：在吴大海的事情上，他是尽了力的。他找来了小郑，让他把一个信封，在今天早晨送到了纪委的廉政信箱。他相信那可能是湖东县纪委设立廉政信箱后收到的第一笔款子。至于数字，他一直没看。

也许这样做是迟了一点，但是，总比不做好。

简又然把事情弄清楚了，心里就有了底。他有一种感觉，蒋大川坚持这样做，不会只是到吴大海为止。他一定还有更深的目的。

李明学把材料放到了一边，说：“同志们，大家看了纪委的这个材料，不知是何感觉？我的感觉是痛心，也感到震惊。”

蒋大川咳嗽了一声，李明学正在讲：“首先，对这件事，我想讲两点。一，县委是有责任的，我更有责任的。二，对吴大海同志的处理，请纪委继续审查，实事求是，严肃处理。”

李明学说完，出门接电话去了。简又然朝汪向民看看，汪向民正眯缝着眼睛，看着材料。材料其实不长，讲的都是些主要的方面。具体的例子，几乎没有。